



因樹屋書影

因樹屋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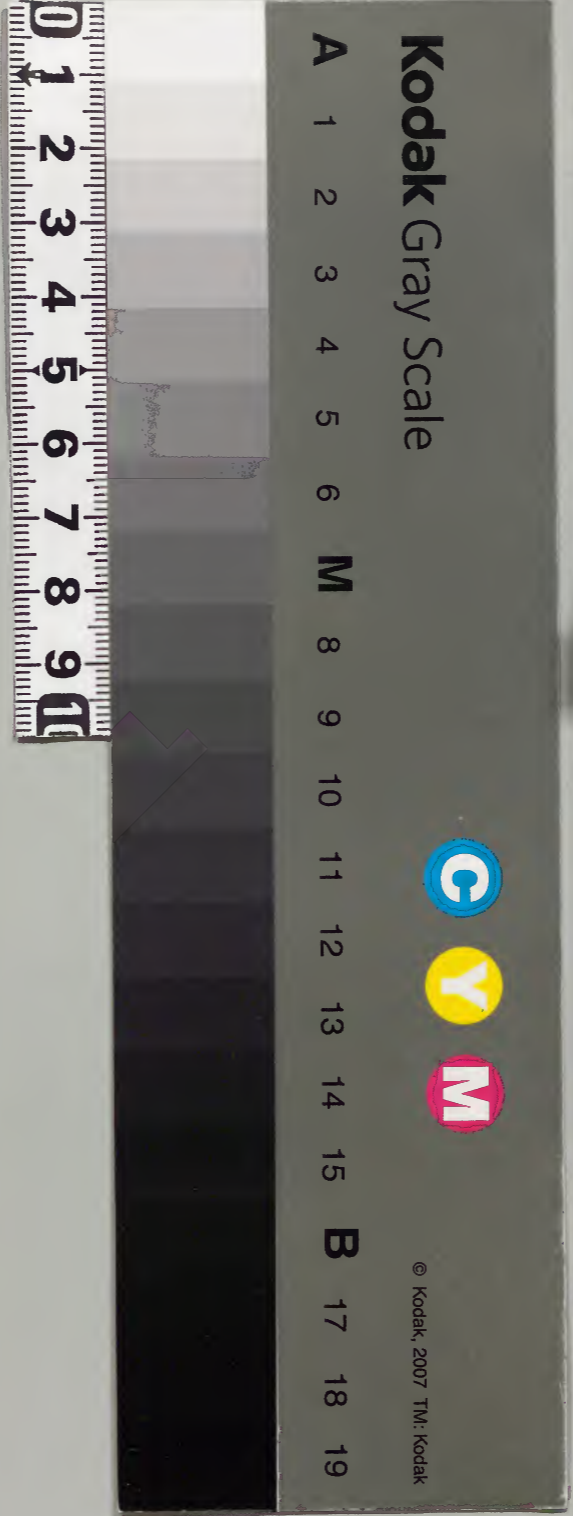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七	三	三
七	二	函	號
六	九	二	類
册	葉	函	號

九	七
三	七

雜家

9733
6 1
307 271

307-271



書影序

杏林

逸草文庫

史稱劉穆之決斷如流目覽手裁耳聽口答五
 官並用靡不瞻舉予初心疑之以爲世安有若
 人徒虛語耳及從櫟園先生游始信人之才分
 相越真非意量所及媿予猶榆枋之見也先生
 言語妙天下文章風雅冠絕當時學者尊之若
 泰山歸之若百川之赴海予束髮受書時已讀
 先生之文震先生之名不啻蘇軾兒時之于韓
 范富歐陽也徒以不獲游其門爲恨今來金陵

始得執贄相與素心晨夕而益歎先生之不可
及也江南機務旁午文書紛々几案日盈數尺
強半米鹽凌雜人格格不能通者先生觸目洞
中機要剖決若神風行電掣倏忽立盡四方郵
問日至殊苦酬贈先生應時裁答靡有倦容或
索詩及古文辭揮豪輒就文不加點而辭采爛
然朝夕一編手批口哦窮年矻矻唯以著述爲
事嗚呼偉矣今士大夫旣登仕版便謝去藝文
日不暇給間或寄情風雅吏事不無廢閣兩者

恒不能相兼先生於簿書鞅掌中獨能縱橫百
家含英咀華無吏事之勞而偏得文事之樂其
才不有大過人者乎先生所著書甚富半已懸
諸國門茲復有書影之刻書影者先生請室中
所爲作也先生樂天知命不以得喪撓其心胸
汲汲乎名山是問與玉門之演易潁川之受尚
書何以異顧予竊有感焉太史公作史記中多
憤懣一篇之中時時見意論者謂其學道未深
先生當是時較之太史公其安危相去徑庭使

他人當此必盡寫其牢騷不平之感先生澹然
絕無幾微之形于筆墨其勝古人遠矣今試取
其書讀之凡古今來未聞未見可法可傳者靡
不博稽而幽討陸離光怪莫可端倪然其大指
在乎正人心維名教感人之性情益人之神智
長人之學問非徒張華博物干寶搜神但矜詭
異爲也顧先生退然不敢自居取昔人所云老
年人讀書僅存書影子于胸之義故名曰影不
知深入其阻固已取書之神與髓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矣集成先生語予曰子曷爲我序之
予烏足以序先生姑識其景服乎先生者如此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季夏山陰後學姜承烈頓

首撰

書影序
識古人事易論古難論古人事易論今事難古
人往矣不盡讀其書不能知也盡讀其書而辭
有異同傳有疑信文有燕郢帝虎之譌雜奚從
而辨之此不存其學存其識也至今人之事其
散軼者既不能如古人之備有其書而其異同
難信之跡出於道路之沿襲與夫門戶意見之
私阿互齟者其諸謬視古益甚吾既取而論斷
之而天下後世之責將在於吾可聽其荒略失

據與以私臆祖而左右之乎此又不獨存乎其
識存其所學之道識不足駕古人之上卽不免
爲古人所欺道不足以折古今之至當而定其
指歸卽學與識皆足佐我之眩亂馳騁而有以
駁益舛之患欲以成一家之言難矣夫以一人
之心目網羅千百世之逸事微言於瑣組雜綴
之中皆不失乎羽翼傳之意書若是可以傳
矣吾求之世未數數然也往讀櫟園同書難其
連類廣而取裁約所資於來學不小也近復得

其恕老堂書影若干卷其類益侈而裁益密其
例無所專屬要於文之瑰竒無不收理之疑殆
無不折說之荒唐抵牾無不正至於事繫人心
義關名教抱揚反覆意尤摯焉甚矣櫟園之書
之合乎道也夫文鼠之異彭猴之怪終軍陸敬
叔識之魯襄之鑄鼎新莽之威斗釋道安何承
天辨之古之洽聞強識不謂無人而成書者少
茂先博物之志景純山海之經成書矣然齊諧
志怪之屬於世無益也王充著論衡十餘萬言

蔡中郎至秘之帳中辨折雖詳而龐蹟不免劉
子元史通一書可云獨抒所見然中所援據多
汙冢瑣語之類雖非無益於世所學未醇也近
世淹雅之儒無如揚升菴王弼州升菴癖異聞
而義時傷鑿弼州熟掌故而指閒入偏其他詹
言曲說彋彋瑣瑣又無譏焉豈非廣撫者病易
誣獨斷者失多僻論古事既苦其見之不實論
今事又患其見之不虛乎豈不難哉豈不難哉
櫟園是書其殆庶幾也由其博綜以觀其學由

其精核以觀其識由其指歸之醇折衷之當以
觀其道近代來書之成一家言而可傳者必於
是也櫟園天才絕世其詩文皆卓然大家卽以
雜著此其劍首一映耳而富如此然又成之請
室之因樹屋中他人之黯慘喪魄者櫟園遇之
皆其筆墨沉酣之助昔馬遷困蠶室而史記成
虞卿棄相印而春秋出古之著書立言者往往
得之憂患櫟園罹非意而成是書櫟園之書成
而事大白是書之益乃在天下來世嗚呼豈偶

然哉盱江年社弟徐芳拜手書

自漢魏以來世無不有書法之學其書法之學亦不始於漢魏而始於周禮所謂六書之書也然漢魏以來世無不有書法之學其書法之學亦不始於漢魏而始於周禮所謂六書之書也

書影序

阜嘗上下千百年間見古人卷帙繁浩頗不以此自困詘每謂雄奇奧秘可以抒理解而安性情者古文中不過數十家其餘佐人聞見得從泛覽流觀盡其勝者多不過百數十家廣及數百家而止而至于雜家瑣碎往往不耐蒐討雖強為涉目亦終不及領其旨趣繙未數葉輒厭置之不少惜至誌林說部之篇見有雷同傳會牽拘文義相為聚訟不止者則為頭岑岑痛領

古人請用從火之言爲極快而于櫟園周先生
書影一集則不能不撫几歎絕也櫟園先生目
空千古持論之嚴于昔人著述不輕許不翅與
予同而兼採博涉雖繁蕪之言不憚從千百中
茹其一二如揚粃糠而得嘉粟披砂礫而獲良
金間有紕繆經其搜摘則亦莫不有精旨可思
適于道妙歲在庚子從請室中歷溯生平聞見
加以折衷詮次成編一時見者以爲可資談助
廣異苑而阜獨以此非博物之紀而明道之書

也夫至理之在天地不名一類而未始遺一跡
故經雅宏訓恒昭昭婦姑箕帚間而桐華虹見
之微卽深明化事之終始誠于是書而求之可
以啟人疑情可以資人冥悟直使作者當日字
字歸于無有而一以縣解爲大通使古人之著
述盡若斯也予將窮年盡氣以恣探之不暇又
何至有廢卷之歎乎歷稽古之以述作名家者
王充論衡之編蔡邕獨斷之著皆輯自燕閒從
容鉛槧而下蠶室而成書如漢代子長率多寫

其憤激不平之槩惟櫟園先生以安閒出之雜
以詼諧半皆風趣若不知身在銀鑄響答間者
其神全者其天定鬼神不得而禍之也又先生
所著賴古堂詩其成自請室者皆感動人天一
時驚歎未有跡先生生平功名多顯于戎馬倥
惚時而文章則盛之乎折揚禍變之際蓋其人
之自負磊落者天恒不欲以逸豫揮其材而磨
勵于艱難百折中者必有非常之觀以卓爍古
今而不敝也阜觀先生居官勤敏綜束吏民無

遺慮簿書之餘偶有暇刻即手一編不輟甚至
叅拜大僚酬訪賓客坐輿幙中往來市肆雜沓
猶以衰然十數卷自隨歸語同人輒能舉其詳
曲雖甚久遠偶晰一字之疑引據証明必指其
出何書載何卷以及行墨之次第簡牘當命掌
記依檢應手而出不差累黍而阜讀書疎略隨
卽健忘偶有所得止能麤識大意至有詢其姓
名而茫然不復記憶者人之度量相越千百倍
從而無算固有如是之不爽也其獲成是書爲

一代奇觀豈偶然也哉而先生顧顏以書影雖
先生自道之詞爾爾乃其欲讀者因表測日緣
鑑窺形是書之傳神固在阿堵中也雖然先生
所著古文詞起衰救敝尤爲當今第一以不肯
輕出示世世尚未得覩其全然觀是書網羅之
博採擇之精文筆之高古亦可以想其槩矣于
書影之告成事也因書之以爲序高阜頓首題

書影序

夫齊諧者志怪者也書影者志信者也志怪者
爲存人耳目之所未經志信者爲存已耳目之
所已經以發人耳目之所未經則櫟園先生之
書可以傳矣或曰讀書者務在精熟賈山涉獵
遂不得爲醇儒至一生聞見或師友之口義或
父老之傳說小落影響則疑而當闕影之義何
居乎余曰影者刑之微而神之著者也月麗於
上山河大地麗於下影入於月而有象蓋天澤

氣通而其中之幼渺難名澹涵莫盡者形微神著故相摩而成文此造物者之善於用虛者也書以影名此先生之善於用虛而實天下之腹者也世人胸中有疑難事便格格而不能忘及至可忘則竟忘之矣讀書亦然雖博聞強記或一行作吏久廢誦習則向之所存焉者寡矣及至可忘竟忘之影也云乎哉至若一卷未終恍已迷其姓氏數行纔過已不辨其偏旁鹵莽而耕之其寔自以鹵莽而報之偶逢問難則如墜

雲霧苦行思索則邈若山河止向人作大家兒笑耳人能卽其影而存之以至成書每一展觀如兒爲兒嬉戲時物如逢數十年相別友生未有不躊躇眷戀以至感而悲悲而喜且交併者也抑先生爲是書時在請室尤爲人所難昔蘇文忠公被讒繫獄神宗使人夜聽之謂必展轉不寐及至則鼻息如雷知其胸中無事乃赦之張無垢晚年謫橫浦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抱書立窗下讀洎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先

生能於患難之際神氣恬然著書不輟殆文忠
無垢之傳歟余受讀之實余腹矣意欲時時具
少酒脯以酌此書率而飲之斗酒不足多也年
家治寅弟杜浹頓首拜撰

書影序

古今四部載籍惟說家獨擅諸部之勝見於崇
文諸目者幾半羣籍予束髮受書性喜流覽先
人遺書數萬卷爲說類者不啻五之一文酒之
餘從硯北抽架上所藏如昔人賓退菽園餘冬
筆塵諸錄亦未始不彬彬然開卷無幾輒思掩
去是蓋有故作者聞見未廣則每以陳夙爲新
妍記述無章又嘗以紛紜爲博洽下此而齊諧
志怪瓌語藂談上之無當於身心次亦何關於

問學卽汗牛克棟亦書肆說鈴耳于立言之義
謂何此其中求其能翼經詮史明道垂教檢束
身心開發神智標新領異引人入勝者蓋未之
有也惟宋王伯厚困學紀聞一書採擷前記發
抒心得頗有可觀然猶憾其盱衡往籍而缺略
新聞間亦有標舉之誤者千慮一失賢者不免
則信矣著書之難也揅翁先生天挺異質昔人
所謂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者庶幾近之故於載
籍無所不窺且文心靈異筆能鏤空默識通微

精能抉體目之所過手之所及方圭員璧隨遇
而成其所著書影一編予嘗得而讀之如入武
庫之中五兵縱橫無所不有廣而扶輿所磅礴
近而日用所服習遠而千載之寥渺邇而聞見
之親切大而經綸世業之理微而飛潛動植之
情無不就所覩所記筆而著之於事之承訛襲
舛者則正其謬戾於人之闇汶無章者則發其
幽光以至夫古人深衷苦志或未白於當時及
不諒於身後者無不爲之抉摘而表彰之闡揚

之信乎可以翼經可以詮史可以明道而垂教
使讀之者有置身名檢之思有恢弘智意之益
手之而惟恐其易盡盡之而但覺其可思誠譚
苑之醍醐而說林之瓊寶也又豈困學諸書所
可同日而語哉先生是書之成方在因樹屋中
正先生貞固蒙難之日而猶且丹鉛不輟抽腹
筭而成此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先生惟樂
天故能著書亦惟著書益見其知命昔吾家次
公隄冬從夏侯博士受尚書揚文定溥亦於非

所日誦五經其後登朝執政功業赫赫皆彼中
所讀書也先生當雨雪漉漉之時而

天慈見睨復念舊德而柄用之行且登庸作輔如
次公文定當年吾知必盡發抒其生平所學見
之於天下其所謂明道立教者將堯舜君民而
以知覺開其先可垂之爲經載之於史又不特
翼之詮之而已也昔人言三不朽曰立德立功
立言先生之不朽備矣又豈僅一著書立言已
哉門人黃虞稷謹撰

造門人竟為難題... 其之籍之所... 以味... 乎... 亦... 天... 流...

近日說部書雖多而四方文人學士獨思慕先君子書影欲期一見而不可得先君子著述十餘種是書則於請室中將生平所睹記有關於世道人心文章政事以及山川人物草木蟲魚可助見聞者皆隨筆記出成帙是時歲在己亥予小子年方七歲諸兄弟亦皆幼小棲息白下朝夕與先君子周旋吟咏無間者獨黃山吳君冠五諱宗信多才思尚氣節有古人風即書中所列屯溪螺隱先生是也辛丑先君子事白復職出為江南督糧大叅丁未之冬刻

是書於金陵又五年辛亥一夕忽取賴古堂文集詩
集印人傳讀畫錄閩小紀字觸賴古堂百種藏書並
書影板燬之次年遂棄不肖等謝世矣嗚呼痛哉甲
寅之秋當塗令寇公入會城訪予兄弟于賴古堂言
幼時讀先君子闡墨及長讀詩古文思其人而不
得見晤其後人如見櫟下先生焉又解囊刻賴古堂
文集三十卷言辭真切義氣動人先君子知交甚
廣身後如江南汪公舟次嗣君壺天閩南黎公愧曾
嗣君寧先山左李公渭清李公鼎延俱戀戀故人不

忘數君子盡屬世好故興知己之思若當塗公則與
先君子並無半面交而惓惓如此予兄弟茫然不知
何以得此于寇君也後又遇江都文學汪子刻賴古
堂詩集十卷其閩小紀等書西田燕客兩弟皆次第
剞劂獨書影板燬已六十年家藏舊本盡爲友朋索
去欲再覓一部收藏者珍重吝惜不與辛丑由汝寧
之武昌道過固始于祝孝廉齋中得數卷祝君
文采風流輝映一時其令先祖山公先生先君子
莫逆交也壬寅于滁陽金子子位穀似昆仲予倩金

麗中外孫彞鉉案間得五冊猶缺卷之第三渡江訪
棲霞高士張瑤星先生令孫敬思于白雲庵先君
子所敬禮者獨張公一人凡有著作必出以請政憶
昔日未有不以是書奉教者但存亡則未敢必也敬
思兄見予訪求甚苦欣然曰書影全部尚在什襲收
藏宛然如新其中批閱一過皆高士君之親筆出以
授予予再拜受之感激泣下而是書始得完全如初
急欲梓行苦無其力甲辰菊月買舟東下訪吾家大
令念吾君並其外舅朝公無波裔子
令兄挈一

于雲間諸君一見即詢攜有書影乎尚不知其板已
化爲灰燼久矣予小子述其始末俱深爲太息念五
公知四方購求者之衆也慷慨捐俸命予重梓嗚呼
先君子生平憐才愛士不減歐陽有一技一能者表
揚不遺餘力惟恐其不傳所以諸編之外又有賴古
堂印譜賴古堂近代古文選尺牘新鈔初集藏弄二
集結隣三集牧靡四集名公對聯耦雋凡一句數行
之可誦法必付之梨棗公諸海內復刻吾鄉張林宗
王王屋王半庵江南邢孟貞顧與治林茂之吳野人

之遺詩西江王于蘇武子之文集尤可異者西蜀揚升菴南昌朱鬱儀湖北應城陳心叔金陵張瑤是諸先生所著書數十百種取其書目合刻一冊意謂世間雖未能盡見其書得知其書之名足矣總欲傳其人于不朽真仁人之用心也今生平所自著作子小子愧不能流傳乃于無意中得之素未謀面之寇公于其先又得吾家大令于其後詩文廣布書影重光豈非先君子一生憐才愛士之苦心天不欲磨滅故陰有以默相之亦令其託于好事諸君子之手

使得行今而傳後歟刻既成謹誌于篇末以見念吾商胡挈一諸公高誼周之子孫不可忘也憶昔年愛重是書勸先君子梓行而首序者爲姜君武孫係越水名家今念五諸君亦山陰人真異事也不特此也數年前于武昌晤郡伯章望廬先生同學胡君梅庄座間並詢先君子賴古堂印譜亦如訪書影之真切二公俱會稽世族雖于巖萬壑中自古多生俊傑或亦先君子與南鎮鏡湖山川人物有夙緣未可知也較正字跡圈點則張子敬思田子西疇同子

仲子用舉季子豐舉六子紹舉董梓以成則姪孫伯
度學先之勞焉

音

雍正三年三月二日不肖男在延百拜謹識於金陵之

食舊菴

跋書影後

夫考古證今莫如說部然稗官家不可勝舉
遑野語瑣錄謬舛尤甚至流濫于齊諧虞初搜
神志怪君子不由也王仲任有言造論著說發
胸中之思剖世俗之事斯為善耳所誤論衡識
者且鄙劣之迨宋元來淹通古雋唯容齋隨筆
夢溪筆談研北雜志數書稱焉今櫟園先生因
樹屋書影出采風論世辨誣正譌皆足羽翼經
史精確切用淵雅可傳洵百家之真珠船一代

之名山業也先生是編成於請室時簡閱無書
就腹笥而成之故有書影之目然猶淹通若此
則其居恒捉麈尾擊唾壺慷慨談論之風槩不
于是而益可想見也哉武林晚學張遂辰拜手
跋

書影跋

因樹屋書影者櫟園先生昔在請室時所撰述
也其書紀載精覈辨証明悉上自經史下逮聞
見凡可以正人心翼世教廣學識弘風雅者無
不筆而記之洵五經之流別四部之菁華矣昔
人有志林隨筆記聞諸書皆足以備攷訂益神
智豈若是書之博覈而正大耶先生事既白復
官金陵公子雪客龍客爰發舊篋取曩編而剖
剔之以質當世儀于丁未十月既望覲公於秦

淮公飲之酒酒間因得是書卒讀之儀披覽再
四不徒歎先生是書之博大而深服先生之天
定而道全也夫人小有利害則聰明憤亂舉動
率失其常儀求其從容如平時也實難至欲其
親篇卷操鉛槧著盈尺之書而死生禍福絲毫
不以介於衷者自非天定而道全其孰能幾于
此昔先生之獄事益亦急矣其利害所關在恒
人未有不動于中者廼坐因樹屋中泊然守靜
如深山中人露抄雪纂於桁楊影中孳孳不輟

未及浹旬著書早已成帙衛士覩公有太息泣
下者聞候讞之日銀鐺被體尚搦管作送客詩
翌日而流傳都門嗟乎此豈勉強而爲之耶吾
有以知先生之天定而道全故患難不足怵而
確然自持其所是書之成養之厚也昔坡公爲
黨人所構至遭縲紲徙瘴鄉而讀書不倦渡海
之儋耳之夜星月皎然公于舟中書賦不錯一
字非其素守豈能至斯以方先生正復如是故
讀是書者漫以新都之雜著相况非知先生者

也即是書之博覈正大後學指南端在於是而
自擬以老人讀書祇存影子者蓋先生之謙而
又謙也夫吳郡受業鄧漢儀拜撰

書影跋書影入學空之文至先誠實天書抄卷
君子欲彙撮宙合一部以上下古今羅列于寸
管之中而現至廣至大之界以成一家言則非
學足博古今之書識足論古今之人才足斷古
今之事未可以輕言此也合古今之書之人之
事融徹于一人之心胸而衷以其學其識其才
然後可以立言而包含萬象貫綜百家闢雲雷
而揭日月所謂廣大悉備者古今以來不數數
見也蓋立言者自經史外類書說部種種間出

書影跋書影入學空之文至先誠實天書抄卷
君子欲彙撮宙合一部以上下古今羅列于寸
管之中而現至廣至大之界以成一家言則非
學足博古今之書識足論古今之人才足斷古
今之事未可以輕言此也合古今之書之人之
事融徹于一人之心胸而衷以其學其識其才
然後可以立言而包含萬象貫綜百家闢雲雷
而揭日月所謂廣大悉備者古今以來不數數
見也蓋立言者自經史外類書說部種種間出

類家惟取編輯散在牙籤說家煩簡不一而取
義各岐或以徵異或以誌怪或以拾遺或以叢
談非無其學而學不醇正非無其才其識而才
識不高不卓雖成一家之言而無當於廣大悉
備之旨也卽如仲長統論說古今及當時行事
著名曰昌言然桓出于發憤嘆息其義廣而末
夫文軫以老撰信書三卷本三統五行多測解
之類其義大而不廣若晏殊要略於六藝一史
諸子之書騷人墨客之文至于地志族譜佛老

方技之衆說及九州之外荒忽詭變竒跡之序
錄皆撫尋抽繹而終于三才其義似近於廣大
矣然又不可與吾叔樸翁所著書影齊量而
觀者也書影一編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窮天人
之際究事物之變考數卽以證理搜竒卽以辨
道其示勸也隱而彰其示懲也直而溫其綜核
也簡而盡史而文如問以秘閣四部之書自甲
至丁各說一事者然且標其源流節其文章在
傳留者不沒其舊淹軼者復闡其新大約博古

今書論古今人斷古今事而其立言之意出於
易簡之善是先具一天地於胸中而後得廣大
悉備之旨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
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抑聞其書成
於請室非必規規于玉門演易說難孤憤等類
而爲之也以吾叔之學之識之才亦何間于常
變卽在請室追述見聞熊熊炎炎而胸中之天
地出焉若上下古今羅列于寸管之中而現至
廣至大之界以成一家言者昔揚升庵號稱傳

物遠在遷謫而備誌生平所得不啻左右萬卷
其隨地著述取諸懷來無不具足大與吾叔相
類然 櫟翁曰吾之爲此不過讀書影子已耳
是何存乎見少之詞哉夫讀書之敏捷於影響
則有之究極精微等於測影之妙則有之且古
之君子之著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
尚能蔭庇人矧君子之著書乎影廣則蔭庇亦
廣影大則蔭庇亦大然則書影之廣大悉備其
蔭庇天下後世又寧有旣哉金沙小姪銘鹿峰

氏拜書於讀書樓寧會齋西金書不也
戴澤大限錄我其大然其書澤少類大其辭其
海捕慈政人何其于之著書毛澤其爾新理亦
身如平之善書亦酷木則其好業如者其其業
陳南多其詩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因樹屋書影 第一卷

樸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先大人著述甚富常作觀宅四十吉祥相有益
於世道人心備錄於此 案頭無淫書 昔人謂黃魯直
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非止墮惡道近日
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應人人親見之案
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焚却壞心術喪行止
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識字者略一回
想豈不 架上無齊整書 且未觸目於何有但觀
可懼 架上無齊整書 且未觸目於何有但觀
知腹中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

十年前古桌椅門下有祖父遺畱龐眉皓首老
僕如此方稱得世家婦女不垂簾觀劇粉氣髮
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品評坐客擊節
歌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
迴光其後婦女不識字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
可恥孰甚一人稱其無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至
故寧可使一人稱其無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至
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於釋子之
後娼妓之前老妾孀婦不變作尼姑其醜倍不
豈不可恥
呼優人同坐宴客用優人但當呼之別院登場
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兒如師友殊令人訝即不
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已天下事被在行二
字誤却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筋并足代為
多少

擊板擊板接曲去外無狡童內無老婢無狡童
已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禁錮老婢不教婢子
二十以外尚不為之擇配尤傷陰陽紙牌不入
演劇此亦好人家家兒女也安忍其出紙牌不入
手中近日馬弔盛行士大夫儼然為之不恥子
中几桌上即令此中有千變萬化神妙不測狀
一思手持者何物豈不愧殺總之人不耐獨坐
不肯習靜奕碁變為馬弔不解新令不為酒糾
風日下矣與其馬弔寧奕不解新令不為酒糾
士人相聚頗有可談何至效青布商傭吩呶盈
坐寧受百罰毋淪惡趣予眼見以此生嫌疑者
不肯習醫卜但能究心心自入細其子弟能雷
少席上不勸人第二日補齋即此一事便是與
寒

戒殺我不持齋彼能信心何苦必破僕從不與
其戒然專靠持齋免禍祈福亦謬主人同列
主人同坐者并坐何至與奴僕為伍此風倡自
篋片主人得意時承奉奴僕惟恐少失其意殆
失勢之後飲恨報復無所不至敗家受禍往往
由凌晨客至僕從已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
迎乘朝氣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從
各隨其姓即自幼僕子亦當令各姓其姓使人
防微杜漸古入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
有深意存其間不識皆起身直立遇諸塗皆側立讓行此雖細
事不生事皆由此而定不奴隸疎族窮親疎族窮親

無所歸代為瞻養亦盛德事視不學蘇意輕嘴
同奴隸令供奔走大傷元氣言之鑿鑿如
不離幫閒吃茶燒口角無閨門事曾目觀鬼神
香總屬狡獪耳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先輩云
在旁何不說得略活動些子折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
傷天地之和一言而折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
終身之福切須念之而折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
頭存之於心則能體而行之矣日凡夢俱可告
人夢中所做所為常有不遠矣古人驗心於夢
又云晝觀之妻子夜十二歲以上小童不入內
驗諸夢寐有以哉而忽之也小肯為人宛轉寄家
戶女童不出內戶而忽之也小肯為人宛轉寄家
信不浮沉已屬盛德更能宛轉以期必達尤陰
騰事以此類推凡事肯為人方便可知矣

能明佛理却不為邪說所誘白蓮無為等教其初皆信心從佛者
先儒云精者不越吾儒此語尚可議若誕者吾不信則確不可易矣不明佛理與老嫗瞎磕頭者何異肯周濟貧親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完官
贖却不做佛事不修建菴觀總此一佛寺宇已私建私度甚多將來必有一僧難存是
菴皆毀之慮留心佛法者不可不知肯為人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諸事顯明易見不
必說活閻王過陰人即不能奉行感應篇功過諸事及增人不信心
格每日能體認所行善惡肯看感應篇肯略略
黃豆黑豆其人書館中小學生者讀四書小註已有幾分好處

聲前輩無不讀小註者近日反目讀者為迂矣
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不以病試醫之慮次亦免場中出醜東問西問
昔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施人不告醫者以得
中摸索取死之道也施方固勝施躬送破衣親
藥然能製數種藥常常施人尤善
友出門外在生者間有躬送門外則以為恥矣
須體驗此等事最傷人心亦受人賀分即一筆
令人容易勘破你勢利心腸
一絲無微不至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為當然此
從當賣不磨祖父圖章刻作已名以此類推凡
而來不磨祖父圖章刻作已名
有贈祖父詩文者能舉其姓字習其篇章亦孝子亦

韻人如此則能為不戲謔父執貧友既知其為
祖父報德可知父執又輕
之為貧人且有戲謔之不如內聲不聞於外
已友者孝子慈孫必不如是勿言
論坐定不問新聞省却無司閹人回卑幼貧賤
矣限葛藤
親串惟恐傷其意司閹人能如此不知自鍾程
幼洪邑曰讀坦然周先生吉祥四十則防嫌於
微杜禍於漸外施家政內端女範長幼式訓上
下咸宜言擇行修立功寡過盪滌爬梳瑕疵淨
盡誠教家之良規檢身之寶鑑也易閑有家禮
嚴內則皆以齊家為端本澄源之要先生窺其

深矣惠迪吉惟順則吉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所
視必祥斯為吉徵吉祥止止則又止而不遷之
義也余願凡有家者各書一通於座右
新建徐世溥曰癸酉以後天下文治嚮盛若趙
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手節袁嘉
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
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祀之本
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治方
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

者同敝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於王李佻
於袁徐纖於鍾譚下南昌陳弘緒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流入
古文一二負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
蕩然不復知所謂真古文吾黨憂之乃以唐宋
諸大家力挽頽瀾母亦謂摹秦漢之失或至舍
體氣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無從置力於字
句之間也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晉人先厚池
而後河若韓歐者固所由以適秦漢之路矣

徐巨源常言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
日午月望有道者所不居異日必有以刻文得
罪功令數十里不敢通尺書者已而婁東復社
果有違言識者謂巨源卓識以象山王子長挺曰按逆濠之變當時請密旨捐
赤心奮然不顧者孫許二公而已事既已底定
朝廷據在廷公論廟祀之厥後紛紛訾議乃躋
許於左孫次之夫人臣事君不幸當變力盡則
死心安則死死即分矣復何言復於既死而議

之曰某賢於某豈不大謬哉或曰許欲先發而
孫暗焉應之曰逆濠之蓄遠矣一旦稱兵固其
倉卒未定之謀而安在其可先發哉國家所以
優禮宗藩重典具在萬一輕動而彼或中輟未
舉豈惟不熄將沃之膏矣當時孫公惟務戢羣
盜以剪其羽翼築城池治甲兵以堅吾之保障
如斯而已或曰許立而罵不絕口以死於孫烈
乎應之曰人臣之義力盡則死心安則死死即
分矣烏在罵不罵哉睢陽之慷慨於分奚加文

山之從容於分奚損其趨一也且聞孫公年餘
六旬方被縛時羣盜吳十三等素憾公多甘心
焉蓋未至死所已拉折其脇雖極楚毒而公猶
仰臥不爲屈非志定而氣完者能之乎二公者
生則相臨死則相許乃無故易位而處之誠慮
孫之未服而許之未安也聚食一堂之上而使
之一不服一不安豈所以通晝夜之故哉此
論甚正究竟位置不知若何張許之死其時亦
有異議今雙忠亘古如生而搖唇鼓舌者竟何

往哉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云小人好議論不樂
成人之美今古一律
艾千子曰弘治之世邪說興勸天下士無讀唐
以後書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
又以所持既狹中無實學相率取司馬遷班固
之言摘其字句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太倉歷下
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
廣後生相習爲腐勦至今未已南城圭峰羅文
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日矯俗自正力追古大家

體裁當時以爲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

始知刻厲爲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爲可

師者皆公之力也

文肅公集初刻於盱郡再刻南國子監武進淇澳孫公亦

有選本近其元孫栗士復刻於家較諸刻稍備

艾千子曰麻城周伯譽名世遯生於時文軟靡

勦襲之時學者莫不記誦帖括苟趨一世伯譽

獨按古經術之旨而佐以歐曾以下百家傳記

之長楚中開風氣之先者自伯譽始死時年二

十七梅惠連旣爲梓其詩文及制菽王岷生常

攜其詩文流通江淮吳越間然當伯譽稿未行
時談節父刻之吳門爲兩進士稿行於世兩進
士之名隨而噪甚原節父之意以伯譽未知名
欲以進士重伯譽耳旣而皆知爲伯譽也
蘭陽王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後更名斥母李
氏孕公公鳴於腹生而敏給善諧隼里中人率
以爲狂士也舉於鄉戊辰計偕度巴文必入毅
某公方分較春秋某方與璫涉公不欲出其門
論中故爲詼語首云儂竊觀天下之事云云中

間論鬼神處突曰如以爲無則慧娘之敲裴生
之門也麗娘之入柳生之室也撒棘後則某果
已魁公及閱所爲論始有病狂喪心之評後某
終以璫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辛未公仍以春
秋魁多士除滋陽令公銳自見又倅急剛鯁會
王孫市磔人公執笞獄行立忤諸王孫黨搆之
直指弗察暴劾公檻車徵繫公雖廿日令然頗
有惠聲其逮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白日慘
黯遮翹緹騎自卯至申不得前甚有矐腹孤貧

鳩杖鵝衣亦視力投金錢搵車鑿之且環而稽
首緹騎曰無苦令令清苦官幾日耳且泣且拜
緹騎咸爲揮涕下刑部獄瀕死賴惜公者力爭
僅免謫睢陽衛年三十四憤恚矢志死自預爲
誌銘以退之銘人者如銘已卽取以自銘世其
達之公著詩一卷文二卷詩清婉有致文則功
追昌黎柳州使假之年進未可量也予憐其志
爲敘而梓於秣陵

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

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
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藏也嗟乎烏知後人
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
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
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
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余凡兩見此碑
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搨必當時令郡邑各
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

陳叔峰王璠曰偉哉先生之言然先生不更
加詳審槩以爲黨人也而賢之璠則不能無

辨嘗致黨人之內如呂公著韓維初爲安石
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廡仕李清臣首倡
紹述之說以開國慶黃履訄垂簾之事擊呂
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
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
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若此者皆得與乎
黨人之數是果皆得爲黨人乎哉先生以尊
崇之過未加詳審由此而觀果賢耶否耶此
璣之所以不能已于辨也若夫程頤蘇軾劉
摯梁燾諸君子固傑然稱賢矣然苟當日協
恭和衷共圖國事則朝廷上下之間必有赫
然大振者奈何互相犄角爲洛爲蜀爲朔各
以類分致令蔡京得藉爲口實究乃與章惇
輩並列而爲黨不尤大可惜哉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
然一出於正死時年僅四十有四防風茅止生
爲刻其遺稿於秣陵此稿實勝於公舊刻止生
一序亦極確當略無譁於石公予舊藏一冊沒
于大梁今再覓之旣不可得而止生原序石民
集中又不載不知何故近見石公全集間有收
入者然終不能備亦不如單行之爲愈云云
葉文通名晝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畱心二氏
學故爲詭異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隱或自
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
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藏書盛行

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
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
文通自有中庸頌法海雪悅容編諸集今所傳
者獨悅容編耳文通甲子乙丑間游吾梁與雍
丘侯五汝戡倡爲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
鑄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後誤
納一麗質爲其夫毆死文通氣息僅屬猶鳴冤
邑令前惜乎無有白其事者侯汝戡言其遺骸
至今旅泊雍丘郭外

故老傳聞羅氏爲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
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
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
有楔子今俱不傳予見建陽書坊中所刻諸書
節縮紙板求其易售諸書多被刊落此書亦建
陽書坊翻刻時刪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吳門虎
林三地書未盛行世所傳者獨建陽本耳卽今
童子所習經書亦尚是彼地本子其中錯訛頗
多近已亥闡中麟經題訛至形之白簡宋時場

屋中亦因題目字訛致士子喧爭皆為建陽書
本所誤古今事相同如此故予謂建陽諸書盡
可焚也又湧幢小品載姚祐者元符初為莒州
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為金坤亦為
金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為釜脫二點故
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為臆說諸
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升堂自罰
一直其不護短如此閩中書皆出建陽書坊街
顧春吳庠生娶俞氏嘗涉獵書史有婦道春患
瘵不起呼婦囑以好事舅姑養子女言既切又
至再三婦曰一言當終身服行何俟再三乃潛
握剪以利鋒割於左目流血滿地絕而復甦夫

責曰何乃如此曰示君信也夫乃絕沈石田有
詩紀之蘇端明手書
佛經有眼以睡為食語何元朗見蘇端明手書
赤壁賦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適作食後人以為
出此不知然否吳梅村曰大司馬白谷孫公代州人長身伉爽
材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憑巖關為持久檄趣
之戰不得已始出天淫雨糧糗不繼師大潰潼
關陷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歿從騎俱散不能得

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夫人曰
丈夫報國耳母憂我西安破率二女六妾沉於
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踰垣避賊墜民舍中有
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趺入秦
得夫人尸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
下蓋公素有德秦人云公死而天下事遂去然
其敗由趨戰且大雨糧絕此固天意未可專責
公也公之叅佐惟監軍道喬公以明經奏用能
不負公潼關之破同日死名元柱定襄人

張棻居曰明詩四變爲海內口實者七人秦齊
吳豫各一楚獨居三然初變而李何再變而王
李不失爲盛也變而公安竟陵晚矣吾豫當初
變時一人起而左右北地鏗金夏玉至今踔厲
詞壇王李樹幟公安矯枉豫獨不與不欲與也
竟陵時新野馬仲良同伯敬起家庚戌進士自
造新聲偕吳門亦房唱和其詩抉鏤性靈鮮警
秀異足以移易一世王馬之名宜與鍾譚並乃
世唯口鍾譚不及二氏則爲仲良者不幸而詩

不播於天下爲風氣所歸抑幸而不列變中反
得免世詆訶耶
去汀州八十里名藍田石城邑所屬地有山號
蠟燭峯圓秀異常山腰環轉一路如帶路產糯
米雜砂礫中色若火微煨而交理劃然鄉人病
心者拾畷之卽愈余曾遊此命小奚數人拾各
盈斛幾殆盡矣旋踵視之又纍纍如貫珠真異
事也

蘇桓曰顧東橋先生初守開封抗中常侍遂遭

讒誣逮至京師以公在官清惠獄久不成世宗
皇帝密遣使就開封覈實止得多裝詩卷十事
公對簿謂時平流寇實與巡撫都御史澤等賦
凱歌有所裝潢如不法則都御史亦不法也中
常侍讒遂不行止鐫二秩出知全州時橫涇先
生初成進士公自全州貽書述祖宗之德著謙
慎之訓凡千餘言復寫在全所著定志篇又詩
十餘章行楷莊健頗得二王之法桓今年自新
建來從橫涇先生曾孫夢游許得見此書慨然

見先朝之法中常侍欲誣一郡太守而不可得
又見世宗皇帝能爲一太守受誣遣使覈實且
嘉其時爲方伯廉憲御史都御史無一人欺心
媚內以傳會其事卒陷公者又見公爲太守時
得與都御史賦詩爲樂不似今日上下懸絕分
若君臣而公知弟之明教家之道俱可無愧於
古人焉公仕至太司寇橫涇先生官僅憲副相
聞故老言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三十三
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元節以春擎具殺核

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
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
止沈石田有盒子會詞予二十年前常見金陵
爲勝會者略有此風今舊院鞠爲茂草風流雲
散菁華歇絕稍負色藝者皆爲武人挾之去此
會不可復覩矣
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爲中郎傳奇時
几案當按拍處痕深寸許則誠名明永嘉平陽
人旅寓虎林之崇儒里博學洽聞仕元終福建

行省都事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相傳高皇帝
召明明以疾辭使者以明所爲中郎傳奇進上
覽之曰五經四書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乃珍
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余謂此亦後人傳
會之語則誠之詞誠工使者恐終未敢以此等
書上進也予又見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永壽
傳列之經籍誌中雖裨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
列不倫何以垂遠死金也倪文正言梁鳴泉公五歲在父抱中輒請得卽

日就師學父詒之云今破日不佳耳公曰以破
吾愚豈不佳父大驚異每語及吾斯知項橐黃
童非俊物也公
吾邑王公半菴名惟儉字損仲官至工部侍郎
性敏慧嗜學好收藏三代銅玉器常得漢玉觥
爲世所未有因以寶觥名齋日嘯咏其中公每
謂諸史中無如宋史煩猥欲刪潤之以成一代
之書書成將半而公謝世汴水奔騰竝其未成
之本胥失之矣予生也晚未及見公僅得交冷

嗣雁澤後在吳門市上得公詩文各一卷予爲
序而鐫之以歸雁澤公詩文皆不苟作矜慎自
娛故所存不多然亦無不足傳者公起家山左
濰邑令予初謁選之前一日夢公揭簾顧我自
言我同邑王半菴也次日余適得濰令公治濰
多威惠其去也濰人德之立祠祀公予在邑之
明日卽往祀公益公蒞濰時甫廿餘邑中至今
呼爲小王公云雁澤名溫叟邑庠生有品行
商丘陳叟名百萬生長嘉隆間一百九齡曾登

賓筵無子有二女子友雲間周宿來茂源過商
丘作一百九齡陳叟歌贈之
楚有張君燧爲陳士業言廣南有韋土官自言
淮陰後當鐘室難作淮陰客某匿其三歲兒知
蕭相國素與侯厚善客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
相國仰天嘆曰嗟乎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
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
居矣急跳南粵趙陀遂作書遣客匿兒於陀曰
此淮陰兒公善視之陀養以爲己子而封之海

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墻間
有鄼侯所遺之書尉陀所賜之詔勒之鼎噐士
業曰予常怪趙陀以魑結箕踞之君長而薄粵
中無足與語遇陸生廼蹶然而起今以韋君之
事觀之陀固人傑也哉獨惜淮陰之客存藐孤
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也悲夫其二
或有難士業者日子記韋上官事奇矣奈與史
抵牾何長樂鐘室之禍蕭相國實給之司馬遷
云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益實錄也何忍於其

身而廼稱寃於其客不亦謬乎曰唯唯否否何
之給淮陰也悉出呂后之謀何亦懼禍而迫于
不得已耳呂后謀之而何不從高帝之疑當不
在於請苑益田之日矣且召平不云乎上暴露
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
衛徒以淮陰新反疑君心也夫益封置衛不以
爲報功而以爲見疑平亦知誅淮陰之事於相
國無與矣自古功臣寃歿者衆而淮陰爲最悔
不用蒯通之計之一言淮陰心事昭然司馬遷

以反之一字加之非爲呂后諱爲高帝諱也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
甚恩縣祁村陂中冰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
許峯巒秀拔谿壑廻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
近裹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
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冰忽僵立
是日天大寒忽凍爲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
空而旁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冰穴
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胡菊潭先生曰蜀中新灘巨石亘流空舸越渡
昔有行僧發弘願欲槽石梁以通利涉江神夜
告之曰此天所以養斯地窮黎也如公約民不
聊生矣遂已之蓋放舟剝運皆貸力於土人
朱竹墨菊余初亦但求之楮穎間後親見朱竹
於延平山中數頃琅玕丹如火齊又類典中載
漢時永壽里出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爲書
乃知世原有此特未之見耳各賦二詩紀之高
情直與晚楓隣嗟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絳

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
瀟湘淚盡終餘血
淇澳花繁不是春
曾在龍門柯畔立
支離更見爨中身
一亂粹桃花映客
酩斜批鶴頂間
青蘿翻新競比紅
兒曲截笛畱吹赤
帝歌酒醞宜城光
未定冠裁薛縣色
全訛遙看岩下欄
漏處或是秋深相
葉多右朱竹寂影
模糊陶令門元霜
冉冉借秋痕雨中
送酒衣偏白霧裏
看花眼倍昏永壽
寒尋蒼玉亂南陽
晚映碧潭渾就荒
三徑歸來後只覺
長松獨自存一把
得寒英色未倫夕
餐

只認鞦韆通身籬邊
月落情無奈霜裏
燈搖影倍新不識
黃金真燦艷獨憐
青女自橫陳瀟瀟
一夜重陽雨元對
羲皇以上人右墨菊亦曰九月
某支部一夕爲小
偷入宅宅內戶扃
嚴甚無所得獨盜
鷄雙翼以去吏部
故居城郭次早則
縣典史至次知縣
至次知府至問所
失幾何願授簿追
之吏部僞以金銀
錦幣諸重器爲籍
使追捕如法數月
後獲他盜於境盜
多重寶郡縣皆知
其非吏部物也然
陰迎合之召其家
使識具

識爲已物沒入之又有吏部某忘其名吏部始
居城郭以擇形勝山居所居曠漠一日午坐盜
僞爲某官來謁吏部方出肅容盜卽持其手紅
巾露刃左右班聲如雷盡空其所積以去次日
郡縣守巡各至問所失吏部曰吾家無一物獨
去破氈具一床耳然郡縣守巡畏其威不敢不
捕緝如法旬月獲之諸重器具在盜亦自伏爲
吏部物召使識之吏部竟以前辭拒不受艾千
子曰夫識其所有與識非其所有人性之常也

兩吏部一以名一以利至於冒其所非有而不
敢居其所有哀哉
續文獻通考載羅貫中爲水滸傳三世子弟皆
啞此書未大傷元氣尚受報如此今之爲種種
宣淫導慾之書者更當何如可畏哉
水滸傳相傳爲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爲
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遊覽誌又云此書
出宋人筆近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所
續因極口詆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施

有矣予謂世安有爲此等書人當時敢露其姓名者闕疑可也定爲耐菴作不知何據古文人初持其一偏之說與人鑿鑿不相下殆識益高心益下未有不翻然自悔者王司寇元美其始與歸震川太僕論文頗有異同及歸自留都從其家求画像屬婁子柔書之曰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始傷又公素不喜蘇氏文而公之季子時向子柔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篇顧語之曰此乃可爲策耳吾晉

楚錄文豈能及之哉又傳公易簣時床頭尚有文忠集一帙又公常書陳白沙集後云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於法與體題之外者余少學古殊不相契晚節始自悔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醉不自知其所以也公又常題西涯樂府後云余向者於李賓之先生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議論過爾剪抑以爲予不得一自今觀之奇旨創造名語叠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

地間一種文字若使但求諧於房中鏡吹之調
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範之以爲樂府如是豈
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余作藝苑卮言時年
未四十方與于麟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
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
猥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祕姑隨事改正勿令多
誤後人而已錢牧齋宗伯曰嘉隆之際躋北地
而擠長沙者元美爲之職志至謂長沙之啓何
李猶陳涉之啓漢高及其晚年氣漸平志漸實

舊學銷亡霜降水落自悔其少壯之誤而悔其
不能改作也於論西涯樂府三致意焉今之談
藝者尊奉弇州卮言以爲金科玉條引繩批根
恐失尺寸豈知元美固晚而自悔以其言爲土
苴唾餘平津刻舟之人知劒去已久未有不爽
然自失者也合觀元美先生所言與牧齋先生
所論後之人見地未明擇途未定者其持議何
可不慎哉
空峒黃河水遶漢宮墻之什集中不載或以爲

結有只今誰是郭汾陽句唐人事空同自以爲
不讀唐以後書恐開後人口實故自逸之耳先
輩矜名太過論多拘泥如此然今日隨手掇拾
無事不可入詩者觀此亦當少知所戒矣
李子田曰金山志唐孫魴詩萬古波心寺金山
名日新天多剝得月地少不生塵櫓過妨僧定
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而李翱
詩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
磬隔囂塵過櫓妨僧夢驚湍濺佛身誰言題詠

處流響更無人夫翱唐之名士不應登一名山
至蹈襲同時之人如此或編書者誤耶○李習
之不能詩集中僅二首亦不佳未嘗有此篇也
決係編書者誤收
水土之氣上升爲天地有體而天無體譬如火
焉烟在上灰在下也夫天元氣也皓然而已無
他物焉見楊泉物理論此語最確然水土之氣
上升爲天尚覺有滯滯在爲之一字當云水土
之氣上升於天方合皓然無體之理

常山梁慎可維樞曰薛公家相以尚氣忤中貴
殞其身公沒藉其家無數百金產天下莫不悲
之公嘗言天下無事所重只一家宰有事只一
大同馬明朝兼長者前馬鈞陽後惟揚蒲州無
李國祥字休徵江西南昌人張林宗先生之師
也幼而穎異博學能文由例監仕竟以詩罷官
貧不能歸僑居夏鎮日不能給購其文者或予
數金得卽散之所著有濡削選章河江諸議松
門山房十部集行於世

一甲科問於蓮池曰世間何等人最作孽蓮池
曰公等甲科七篇頭老先生爲最其人愕然曰
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誰說你自做來
諸凡倚勢作威者上帝降鑒悉坐公等於是縉
紳之徒咨嗟太息不得其方明卿獨曰方寸不
惡五官誰敢所患已實惡而藉口親戚反開脫
罪之門上帝深怒耳苟朝夕計過孳孳積德彼
倚勢作威者明神有赫獨能逃乎
張棻居曰燕市有龍身方鱗鉤爪長六尺許頭

角悉具係宮中貢物按方鱗古未經見誌之備
博物一班在博物志補遺卷之六下
予幼從家大人手錄詩藁中見牛左史周藩王
宮辭五首詩雖不多然可代夢華錄數卷因爲
梓傳當時但知左史爲武功氏而不識其名後
敦牧齋先生載入列朝詩選中先生云左史名
恒嘉靖乙未進士有才名常爲劉繪所推云左
史原詩錄後春殿牙籤萬軸餘香勻風細綠窗
虛侍兒臨罷誠齋帖函出先呈女較書筆蕭蕭

修竹映池寒分汲銀瓶灌牡丹報道花朝開內
宴競持金剪遶朱欄二夜來行樂鴈池頭侍女
分行秉燭遊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來樊
樓三叢生桂樹後山幽花石猶傳後代留宮媪
引來巖際望蔡河春浪拍天浮四吹臺南下令
婆墳憶昔從王掌祕文今日綺羅何處是野花
啼鳥自紛紛五
寫小照者推閩人曾波臣鯨波臣以秣陵爲家
然奈未及見其人近則推莆田郭無疆鞏虎林

謝文侯彬兩生筆致秀婉無作家氣不獨曲肖
神情已也記金陵人言戴文進永樂間初至金
陵襍被爲負者挈去文進借酒家筆圖其貌示
衆役夫咸曰某也往迹之得不失吳小仙春日
同人遊杏花村酒渴從老姬索茗明年復過之
老姬已謝世小仙援筆追寫其像其子見之大
慟不已乞而藏之家又傳小仙幼時戲爲蒙師
之婦寫照師怒詈之後婦亡累摹弗肖竟用小
仙之筆以祀近吾友陳章侯偶做湖明圖爲予

寫照見者以爲郭謝兩生不能及至公皆不以
寫照名而落筆輒奇妙若此至人信不可測
永州知州某有母年八十餘度不得見其子而
死剪髮一縷寄之而某居州如故唐公有懷時
爲守聞而惡之力請黜免上官曰是素無太過
公曰一縷髮足矣過有大於是者乎卒黜之有
懷爲荆川公尊人
揚升菴常詆解春雨學士書爲鎮宅之符近日
画家競目吳小仙張平山爲外道蕭伯玉常言

其家正固先生傳是春雨楷書精妙絕倫與其
先長史公書雖復奇逸亦不失程度而余在南
都從顧東橋先生從孫友生家見小仙爲東橋
先生所作山水細潤絕倫家太春所藏平山韓
熙載夜燕圖通幅皆有夜氣細秀無點塵俗皆
不類尋常所見乃知世人妄詆前入書畫皆未
見真本耳持論不可不慎翁蘇軾亦嘗以此言
求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
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

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圍碁盤信手
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嘆○正統間周伯器年
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折
紙爲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
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
伯益命粘紙谷數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橫各作
十九畫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
筆之麤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嘆服再
拜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荆南居容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
來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
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啾啾致謝僧
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
僧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吾麻氏鸚鵡也荷方
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脇下尚有翹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
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藹韓子入穀亦得其
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

好未幾陳子齋束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
甚既除地以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吊之詩成人
穀持告其家羽輒騰躑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
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
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爲一
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悽惻
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
鵡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
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

料哥再挑與言不荅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
我而黠勝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
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
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
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苦口
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曆年間事也
余同書中記古鸚鵡夢二則已爲奇絕鸚鵡能
詩尤所未聞詩選入列朝詩集中尤奇然每以
語人人多不信後閱逸史唐武后蓄一鸚鵡名

雪衣能通心經后貯以金絲籠一日戲曰能作
偈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須臾朗吟
曰憔悴秋翎似禿衿別來隴樹歲時深開籠若
放雪衣鳥常念南無觀世音后喜卽爲啓籠居
數日立化於玉毬紐上后悲慟以紫擅作棺葬
於後苑鸚鵡作偈頓證正果光異矣
元人作劇專尚規格長短既有定數牌名亦有
次第今人任意增加前後互換多則連篇少惟
數闕古法蕩然矣惟予門人邗江王漢恭名光

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其曲分視之則
小令合視之則大套插入賓白則成劇離賓白
亦成雅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爲敷演也又常
見攜李李君實所爲禮白岳記分視之各爲一
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卽連綴於中分視之
則詩合視之詩亦記也詩文照映使山水神情
無所遁避其間真是合作今人爲遊記者意在
謀篇終難逐境章法固自貫串境地終未分明
且記自記詩自詩使讀者因記以憶詩時詩以

尋記筆墨間隔神情不屬不數行欠伸欲卧矣
故予以爲在生之劇李公之記皆可爲今人法
也想當然托盧次梗之名以行實出漢恭手冊
相傳黃山畢公服溫胸臍初頗有驗久之得沙
淋疾沙皆作太形頭尾略具又傳潤州某公補
劑中多用敗龜板垂十年頗健晚患蠱脹乃謁
白飛霞飛霞診視良久曰此瘕也公豈餌龜板
藥耶今滿腹皆龜吾藥能逐之其骨節腠理者
非吾藥所能也乃與赤丸數粒服之下龜如菽

大者升餘得稍寬不數月成易箒時驗小遺悉
有細蟲髮髯龜形物得氣而傳如此可畏哉
閩中才雋輩出穎異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
七壺蘭以下間有拘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
彬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
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犯動
爲七律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之士逸出其間
者然終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嘗入閩士人咸
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

勿論江以北也第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
寵處士正書倣歐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
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尚其斌
媚千腕一律數見不鮮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
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於蘭過嶺始芬書十年
卽腐此則天制之非人力所能爲也
元武伯英咏燭剪一聯云啼殘瘦玉蘭心吐蹴
落春紅燕尾香後人艷稱之李君實以爲上句
無味改爲吐殘月魄墓頤動蹴落花鬚燕尾香

後又改云朱櫻顆坼金蟲墮絳樹花殘玉燕斜
自云縛麗子謂墓頤二字不雅玉燕斜終不如
燕尾之恰武之上句咏燭下句咏剪不必字字
燭剪始爲工也

李君實常言精墨乃松液所成又經化煉輕升
滓濁盡去如膏如露濡毫之餘閒用吮吸靈奇
之氣透入竅穴久久自然變易骨節澄鍊神明
謂之墨仙非虛語也世謂耽書画者必壽此理
也耶子戲謂鞠通嗜墨屑遂能妙合琴理愈人

聾聵此必服食之一種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
皆好啜墨水不徒作韻正欲得仙北齊策秀才
下者飲墨水一升非徒罰其濫劣正欲藉此妙
藥豁其靈心耳
李贄皇與白傅不協終身不肯見其詞翰恐一
見便爲回心宋延清乞其甥劉希夔花落花開
之句許而不與怒以土囊壓殺之今人讀詩文
者痛癢子無覺觸求其能以上囊壓人乞取佳
句者正不易得况啓篋回心者乎

蕭伯玉云馬季房詩黃茆白霧三千嶂瘦馬單
衫十八盤秣陵舊院繡幕鶯花三月雨画梁燕
語六朝春故自佳以手覆目
陳士業曰唐人之文散亡而不傳者甚多其不
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
所稱之侯喜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爲其文
甚古一以爲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
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
武陵詩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侯喜所

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載於英華文
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文彰明
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于散亡其他泯沒者
又何可勝道宋之古文始于穆伯長伯長矯揚
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
輩典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翁然一
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
文先天之圖秦漢以來未發之祕也而康節得
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

得自伯長是宋之文統與道統皆自伯長倡之
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今其集亦竟未見
于世馬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
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志與端臨卷數正合
則其集固未常亡特未見有好事者爲之流布
耳嗟乎古文之存於今日鮮矣藏書之家祕之
而不以示人剞劂之家求之而不可遽得兩者
不相爲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可嘆也
徐世溥曰詩文之傳有幸有不幸焉幸而出於

童子則傳者什九幸而出於婦人女子則一脫
口篋不傳矣今婦人之能詩蓋鮮矣以其爲婦
人也故人不求備不大望焉於是或並其陋者
載之古者太史採詩以觀民風自羈旅窮士匹
婦兒童之歌謠莫不採之以今揆之必其出於
男子者十八九而婦人之詩一二也孔子刪詩
定國風婦人之詩乃十居六七豈當世婦人多
能詩而男子不嫺歟抑豈以女子故重之以男
子而略之歟後世太史採詩之職廢而民間女

未聞有詩者自非托於貴族書於驛拾於道失
身於倡家而贈送遠以徵是四者雖有谷風之
怨死麕之貞無由得傳故後世有貴姬與賤倡
之詩而無士庶妻妾之詩斯所由古者多而今
也少乎一一語莫不若之二以今考之三一也其出也
宛丘王氏十五歸予即能詩如溪上云小雨勻
溪穀閒花落釣絲題顧綉大士像云月融全昧
指煙動強名絲咏侍兒纖指云剔花春影賦浣
硯墨痕織夜坐云秋心增半夜雨氣滿孤燈小

女牽衣問大母平安云牽衣憐弱女學語問高
堂貝葉菴春日云承花閒布席拜月自開簾聞
警云薄命憐蟲臂全家在虎牙避暑柳下云半
榻閒隨高樹葉一林獨聽晚蟬聲圍城云已分
殘軀同鼠雀敢言大樹撼蜉蚋哭父云脉望生
前寧作蠹蒼松化後不爲樗戲題三姊畫彌勒
像云強顏一笑全無着覲面時逢號未來七夕
云一夕綿綿億萬年猶勝人間白頭死皆有思
致詩二百餘首小詞數十首余欲傳之輒欲自

焚曰吾懼他日列狡獪瞿曇後穢跡女士中也
蓋自來刻詩者方外之後緊接名媛而貞婦烈
女大家世族之詩類與青樓泥淖竝列姬每言
之輒以爲恨予嘉其志書而藏之不敢付梓並
其名字亦不忍露也世傳其父云和與士
揚穀茂才止元尹以苦役役其父兄穀往訴之
尹以其高年易之試以詩穀援筆成草中射虎
心空在天上屠龍事已非之句尹改容謝之聞
吳壙字子充崑山人移家秦淮崔駙馬山池一

詩云平陽池館接青霄閨苑瀛洲路不遙帝女
巧將霞製錦仙人常以鵲爲橋樓前疊石雲生
座洞裏探梅雪滿條詞客慣來陪賞洽羽明酣
聽鳳皇簫李季麟選入詩刪子充卽元日賦詩
懷介溪閣老者與書同基心初明前合註也
盛仲交游祈澤寺從佛龕中得弊紙書去律云
研池滿座落花香墨透纖毫染漢章靜卧衲衣
雲似水高懸紙帳月如霜括浮野渡魚龍遠錫
振空山虎豹藏幸對爐烟坐終日煮茶清話得

徜徉友人褚頊呈雪庭法師座前清覽洪武辛亥暮春書清隱小軒周吉父云頊字本中不知是金陵何許人也
馬融圍碁賦橫行陣亂敵心駭遑迫兼其雜頗棄其裝按雜音義與岳同碁心及四角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移動也卽今所謂勢子但今黑白子各二分據四隅耳中一子應黑應白必又有法古今道數亦自不同近余集生中丞創爲圓碁盤然其法與方碁盤亦無大異

圓觀李源歌三生石上竹枝詞者甘澤謠神僧傳皆作圓觀蘇長公作圓澤此報生讀茲亦令人演武三思素娥雜劇鄙俚荒唐見之令人噴飯然實本於唐祠部郎中袁郊所作甘澤謠或曰甘澤謠別自有書今揚夢羽所傳皆從他書鈔撮而成僞本也或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抄太平廣記中二十餘條爲甘澤謠以行者則夢羽本又贗書中之重儻矣
江淮謂群鶴旋飛爲鶴井見酉陽雜俎近聞人

曰鸛巢中銜土爲窠含水土貯之以飲雛名鸛井
甘蕉聞雷而長孔雀聞雷而孕
龜腸屬於頭故倒懸之則頭垂於地以吞苔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
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孔雀尾端三寸
名珠毛○鶴左右脚裏第一指曰兵爪俱見西
陽雜俎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
言其詳宋朱申注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方知
之以其寤寐而生故武姜驚也焦弱侯筆乘載
吳元滿說據文理寤當作寤音同而字訛寤者
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爲順足先出者爲
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予以臆論之今此
方難產者落地無聲若熟寐然以火氣薰接其
臍或從旁擊鏡以引其聲始能寤謂之草寐十
只有一二生全頗使人驚寤字原不訛傳言莊
公寤生不啻武姜寤生也如魯齋注則當云武
姜寤生矣魯齋注固可笑硬改寤字亦屬牽強

不如杜注難產所包者廣也水經注曰徐君宮人孺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得棄卵銜以歸獨母以爲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按偃卽寤生意廣韻藻載鶴頭書古用以招隱士按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後人因唐詩有鶴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遂謂古用以招隱士若其餘詔板皆不用此體又若獨創此體以招隱士者泥矣

盧奐累任大郡或有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入門者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絕無犯法者故民間呼其石爲記惡碑右見天寶遺事○卽今州縣送惡人牌懸門之始羊頭金日磾母死詔圖画甘泉宮婦人圖形僅見此呼延贊有膽勇鷙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盛

不冬以水沃孩幼奠其長能寒勁健其子常病贊
割股為羹療之見宋史割股療兒真大罕事耳
身為犧牲禱於洪水洪水無知沒而後已民思
其仁立廟以祀嗚呼哀哉不書於史右五代晉
趙元佐羊使君廟贊○廟何地羊何名惜乎不
今傳本其天動數書○嗚令世無此惡人孰惡
漢俗尚九月九日謂為上九茱萸至此日氣烈熟
出邑赤可折其房以挿頭云辟惡氣禦冬右見風
土記○上九字自無以用頭插之人心亦厭

婆利國拏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
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右見南北史○此亦軍中
捷利之器投法亦不難講
南北史耿珣作馬上刻漏古稱其妙○馬上刻
漏大是軍中所需今失其傳矣
高彪校書東觀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祖送
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以勸學者右見東漢書
○圖形東觀文士雲臺
唐劉元濟遷著作佐郎自魯哀公十三世接戰

國爲魯後春秋○春秋卽難嗣響此書正恨失
傳哀後才三世採撫何由頓富

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彝成王命周公
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爲三象樂右見文選西
征賦注○周公南征見此
嘗於友人案頭見易解是近賢所著忘其名中
有一說謂坎離由乾坤再索而得雖爲中男中
女而實則嫡男嫡女也此義甚妙蓋畫卦者自
下而上必以中爲尊位故雖震之長男巽之長

女不得與坎離爭重卽以五行之理考之五行
雖均爲天地之用而不若水火之尤全所以震
巽皆處於木位而坎離遂當以水火彼先天乾
南坤北之位後天直以坎離居之亦以坎離盡
乾坤之用也此與帝王傳位於嫡何異或曰伏
羲畫卦之時未必卽有嫡庶嫡庶之分亦未必
如此嚴也不知上世卽無嫡庶而嫡庶之理自
備猶上世一切制作未具而後世宮室并曰官
名物數一一見之星象者當輕清上浮之始必

已先示之矣
天地止有水火二物木則火之始金則水之始也而水火又止一物蓋一物之呼而必吸開而必闔也而其呼吸開闔之轉關處則土也大熱之後轉而大寒非得土以滋息不能爲此過接而土實非外借又卽大熱之盡頭不繼處自然有此休息耳今思人身惟心腎二物相爲消息而肝木則引腎以上滋心火如膏火之間有燈心傳送故曰肝者幹也猶木之有幹也肺金則

抑心火以下棲腎水故肺主斂氣氣者火之上昇也然自水而上達於木火其勢順而易自火而曲入於金水其勢逆而難逆而難者非更佐以土不爲功故肺金雖制心火亦必心思稍就間逸合土之靜重而後能斂其浮散之氣也離爲火火陽精也宜卦屬陽而反中虛爲陰坎爲水水陰精也宜卦屬陰而反中滿爲陽以知坎離蓋陰陽交媾也今觀水氣清冷而滋木出火豈非坎中之陽火氣炎烈而伏金生水豈非

離中之陰然水竟能滋木而火必藉土伏金則
又順逆之說也雖然土不獨功火而亦功水蓋
土性中和火熱則滋其潤而伏金水寒則資其
溫而滋木故土雖居中央而實旺四季卽木之
舒而爲火金之斂而爲水何莫非滋於土也獨
位於中央者從其至重者言之也若後天之易
離火之後繼以坤土坎水之後亦繼以艮土又
舉其并重於水火者言之也

既濟未濟以坎離合而成卦然坎上離下爲既

濟而中互未濟離上坎下爲未濟而中互既濟
蓋火上水下不能有生物之功矣而中接以木
則水將上行而火亦下降水上火下可以有成
物之用矣而非中隔以金則火將上行而水亦
下注是既濟之可不至於未濟而未濟之終可
以爲既濟者金木之爲用亦不小也

撰著之法爲聖人神道設教而作而世人守之
若真有鬼神屑屑焉告之以某卦某爻者聖人
亦樂得其意用之實非如此也何也易之全理

一卦一爻皆見聖人原就其時之消息位之當否而推其事勢所必至遂有吉凶悔吝之占耳而况由一卦一爻而極其變又有不可窮盡者乎故人之應事任舉一卦一爻無不可懸斷其休咎決然不爽者如乾之初九象爲潛龍占爲勿用使欲爭訟時筮得此爻雖復情真理直或所處卑弱難以見伸亦且暫止無爲輕動也儻自反杲無所枉而勢又可前則龍旣非潛何爲勿用如此方爲善體潛龍勿用義以此推之卽

此一爻斷盡天下無窮事類君子居安樂玩正是此理但愚人難曉易生怠玩非藉神道不足以起其敬信故聖人設爲揲著之法若有鬼神告之者使人鼓舞不倦耳究竟揲著之時雖值某卦某爻亦必筮人爲庸衆解譬但得深明易理通其變例者而與之言則抱著問易之時固不異君子居安樂玩時也
儒者之論一切休咎徵應斷之以理而識緯術數之學不之取焉然世傳郭景純管公明諸人

占驗之法有非理可格者今時習見太任諸書
所載有_一物名_一瑣事無不可以術數推測而
合亦往往有驗者此何理也其數以任舉一物
或卽其所值之時因以起例失任舉_一物_一時
而合必其再易_一物_一時而無不合者將天地
之大運會之遠皆於偶然_一問相爲觸發豈能
盡諸若謂所值之_一物_一時必非偶然豈真有
使之而然者而鬼神於其所問之事物_一預
爲之安排造作使其定舉是物值是時又爲之

啓其靈心引發見地俾必出於此而後能驗焉
不亦勞而難給乎此真有不可解者不得已以
天機二字模糊過去天機是何等來歷也請與
天下人細勘此天機焉_上是也_下變而_上首_下
京氏易六十四卦次序今日占家所祖雖未必
合乎伏羲文王之指而亦自有其理蓋易以變
爲用者也故首之以八卦其下第二卦第一爻
變第三卦第二爻同變第四卦第三爻同變第
五卦第四爻同變第六卦第五爻同變至於五

爻變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於是乎退而化焉化
即於五爻則復爲第五卦矣故隔二爻而後化
以其隔二爻也而謂之遊魂第七卦承上卦而
化其第四爻者也第八卦則舉下卦之全體合
同而化以其下體之復於本卦也而謂之歸魂
總而言之到底不變者上爻也一變而已者五
爻也二變再化者下四爻是也蓋亦莫非天地
自然之數也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

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
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是也
今卽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
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
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
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
堅冰至可也古變者其常也古不變者其反也
故聖人繫之九六如近日占家之有重交單折
不可以定名也舉重交以包單折此臨文之不

得不然讀者固不可以執一也。⊙國語晉公子
筮得貞屯悔豫皆入註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
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入謂震兩
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入又董因對公
曰臣筮之得泰之入註乾下坤上泰陰爻不動
其數皆入。⊙變四者入是坎與坤而於中
天陽積氣也包乎地外地陰積形也浮于天中
故入身衛氣在皮榮氣在肉肺腎統氣居心脾
肝之外心脾肝統血居肺腎之冲目之白睛居

外黑睛居中血陰而氣陽陽外而陰內也
人身全體象太極負陽抱陰象兩儀頭身足象
三才心肝脾肺腎象五行肺心居上脾居中肝
腎居下其序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之位次象八卦八卦土居後五藏土
居中居中以統四猶居後以統前也居上爲陽
分則尊尊者逸居下爲陰分則卑卑者勞居中
則亦尊亦卑亦逸亦勞是以肺居上而不用心
爲君主無時不用而實不自用脾司意想肝司

謀慮腎司技巧三者則無時而不用有君臣之
義焉心肺陽陽主施肝腎陰陰主受脾統陰統
陽不施不受故肝受肺夫之氣以有膽之代肺
金以司斷是以決斷則用膽腎受心君之氣以
有命門命門代心火以司動是以撮吸呼召則
用命門有夫妻父子之情焉又肝爲陰之陽故
肝膽分而其體猶合腎爲陰之陰故左水右火
判而體爲二心肺脾則一而不分是又陰陽奇
偶之別歟

鼻者肺竅也而知心之臭舌者心竅也而知脾
之味耳者腎竅也而知肺之聲目自知肝色脾
若無知焉其理安在難經謂辛金生子故聲入
腎竅丁火生酉故臭入肺竅信如此言則乙木
生午舌當辨色癸水生卯目當出液今推之于
舌于目則不然非的論也愚謂五藏相連近者
受氣肺近心故鼻知臭心近脾故舌知味脾居
中統四不局一行近肝而剋于肝剋者不受還
色于肝故目知腎下極則反上上通於肺故

耳知聲啻液無所受附齒奇脾故出口也蠡海
錄謂陽全死子而陰全生故耳知聲陽火死酉
而陰火生故鼻知臭于舌知味處不能通亦非
的論云爾不然非由齒而附於舌也此語至重
蘇長公譏揚雄好爲艱澁之辭以文淺易之見
極中其膏旨而重入者至謂其以太元擬易以
法言擬論語有僭經之罪亦不足以服其心夫
聖人之言偶成一體垂之後世何妨爲誦法者
所效倣左傳本之尚書四言本之三百後人之

文因前人規模者何限若夫辭有繁簡製有多
岐則踵事而漸增者耳卽如尊經翼聖莫如朱
紫陽而綱目三書全擬春秋且以託始威烈爲
直接麟經之嫡統者又何以解乎故曰不足以
服其心也若以規規摹襲畧無生韻開後世擬
託之濫觴爲子雲嘲笑則可耳罪之僭經知平
反蕪苑者當必爲之末減矣彼易林亦屬擬易
而文辭奧異爲後世所推重亦未聞其以僭經
罪也○蘇明允作春秋論謂孔子以天子之權

予魯未嘗自作而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
史臣之體宜爾至未則日後之效孔子作春秋
者吾惑焉謂其賞人功赦人罪去人族絕人國
而貶人爵皆天子之權而非他經可比也況進
退天子之爵號乎以此言之則紫陽僭經之罪
似浮于子雲此語未是蓋上鑿花使其玲瓏空洞烟從
予嘗自坐一室見几上銅爐僅有火未嘗蒸香
而霏之若有烟氣微香時來撲鼻因細察之蓋
爐之有覆蓋者蓋上鑿花使其玲瓏空洞烟從

隙中出歲久烟多熏積蓋上可錢大餘一光色
如漆面下者潤類脂有光以火著灰中炎蒸黑
脂處如蒸香者然但較香篆稍微細氤氳之間
清靄髣髴睇目良久娘如輕綃迫而視之蓋無
有也香氣擬沈水初蒸未火時異馥芬然有踰
郁烈蓋黑脂處皆香之精液所凝結故特為妙
異如此因悟香臭之達于鼻雖本無形皆有若
可見者冉冉而至以其氣分清虛運之速而人
不目覩耳不目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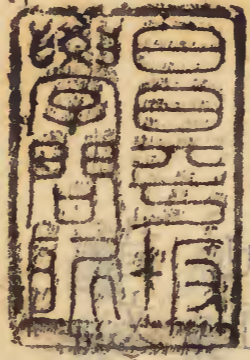
昔人云唐人詩有八百家宋洪景盧集萬首唐
絕僅見五百家若今日流傳于世者不過二百
家耳虞山先生嘗為予言丙戌年在都門于灰
燼中檢出來刻唐詩數冊乃宋人趙氏所彙集
分門別類無體不備自序言其家藏唐人詩集
千家彙成此書計全書可五百餘冊虞山所得
不過天文等一二類中多未見詩如薛濤世但
傳其絕句耳此中載濤律詩甚多他可類推其
書是明仁宗東官所閱上有監國之寶後先生

絳雲樓災并此數冊亦不可得見矣世世奇書
秘籍所不傳者何限而腐爛之文集無稽之紀
錄濫惡之時文鄙俚之詞曲反有傳者亦可慨
也墓前碑其文三百餘卷中平心各列亦
近人著述凡博古賞鑒飲食器具之類皆有成
書獨無言及營造者宋人李誠之有營造法式
卅卷皆徽廟宮室製度如艮岳華陽諸宮法式
也聞海虞毛子晉家有此書凡六冊式皆有圖
款識高妙界畫精工竟有劉松年等筆法字畫

亦得歐虞之體紙板黑白之分明近世所不能
及子晉翻刻宋人秘本甚多惜不使此書行流
布也
樊宗師文詰屈聱牙古今所駭今世僅傳其越
王樓序絳守居園池記六套篇而已韓退之爲
其墓誌稱其有文三百餘卷生平之著述亦多
矣乃李丕傳句曲張菊公大令嘗于河北逆旅
人家敗簾中見有樊宗師文一冊是寫本蟲穿
蟻蝕半皆朽蠹以意繹之太抵皆序記類語也

詩文必平暢典則始可傳遠如樊之作其不傳
也宜哉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
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簌簌若攢圖之託霄
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之中多石室
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
之積書巖巖內時見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之
士練精餌食之夫耳
水經注 虞山先生有津逮
軒毛子晉津逮秘書皆本此也



神野院新書處林君潛休也...
 社縣謝會食於休亭...
 心盡善哉...
 講室中...
 其...
 亭...
 所...
 必...

